南塘河畔 半生光影

□王继红

河风送来豆瓣酱的鲜香，油赞子的甜味顺着石板路漫上来。在南塘河畔，我穿过一串串红灯笼垂落的古老街巷，脚步声在静谧的墙根下轻轻回响，终于在老街深处，寻得这方闹中取静的院落——袁牧之故居。

推开那扇泛着岁月包浆的木门，木楼梯在脚下咯吱咯吱地轻响，像是旧时光递来的一纸邀约。指尖拂过《袁牧之全集》的扉页，那些沉淀在纸页里的光影，便缓缓苏醒、次第铺展。

《桃李劫》以精巧的叙事，点亮了中国早期有声故事片的银幕——它是中国第一部以完整有声电影手法创作的影片，让声音第一次成为电影的艺术元素；《马路天使》浸润市井烟火，将底层百姓的悲欢自然揉进人心；他主演的《风云儿女》更因主题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而载入史册，袁牧之正是银幕上唱响这首歌的第一人，那旋律将民族风骨与时代呐喊，深深镌刻在山河岁月之中。每翻一页，心中的崇敬便添一分。

凭窗远眺，南塘河水静静流淌，甬水古桥卧于粼粼碧波之上。灵秀的三江水土，孕育了一代代甬城英才。著《三字经》启蒙后世的王应麟、以天一阁藏书传世的范钦、科研拓荒的童第周、心怀山海的包玉刚、笔墨惊鸿的沙孟海……这片土地，素来能把寻常烟火淬炼成照亮时代的精神与担当。

而这座小院走出的电影宗师袁牧之，更把甬城儿女骨子里的坚韧赤诚，带向了千里之外的黄土高原。延河的朔风磨砺着他的镜头，战地的硝烟熏染过他的胶片，可年少时南塘烟火赋予他的灵动与韧劲，始终未曾磨灭，初心如故。

伫立袁家大院的长廊前，恍惚看见少年阿毛的身影。六岁丧父，家道中落，命运跌宕，却未曾消磨他的灵气。偌大的天井是他的戏台，邻里街坊是他的观众，小小少年一人扮好几个角色，自编自演、乐此不疲。耳畔似又响起邻里淳朴的笑语，和院落间阵阵回响的掌声。他说过的“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天才，我只知道什么叫努力”，穿越近百年风雨，依旧质朴动人。馆内循环奏响的国歌，带着那个年代的滚烫赤诚，声声叩于耳畔，深情又震撼人心。

如今烟火繁盛的南塘，依旧岁月安然。游人可于二楼临窗静读，在墨香光影中回望大师一生；可缓步细读展牌，体悟他深耕热爱、一生拓荒的坚守；亦可静坐怀旧馆，聆听老胶片缓缓转动的岁月余响。那些沉淀岁月的奋斗故事，静默无言，却总能给人真挚的启迪与前行的力量。

南塘晚风依旧，烟火岁岁如常。这座藏在烟火里的袁牧之故居，留存着一代宗师的少年初心与家国情怀，值得每一个人静心驻足、细细品读。



故居门口的袁牧之像。(资料图)

石蛋里的村庄

□陈金裕 文摄



鸭山上的石蛋。

小胡坐在我对面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着文化案例。课间她转过脸说要去象山黄避岙的鸭屿村工作，想听我讲讲那个村子。

10年前，我们画下“斑斓海岸”文明示范线规划图时，鸭屿还只是图纸上一个铅笔圈出的名字，轻得随时可以被橡皮擦去。我带着团队踏勘西沪港沿岸6个村子，脚底板被磨出水泡。鸭屿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静，静得近乎空旷。那种静不是无声，而是所有声响都落进了地里，你能听见滩涂上弹涂鱼跳跃时泥面裂开的细响，啾的一声，又一声，像是大地在轻声应和。

车停在村口，抬眼便看见了那座山。《象山县志》里那句“山形如鸭浮水面”我写过无数遍，可没有一次像此刻这样真切地站在它面前。鸭头微微昂着，朝向西沪港外，像在辨认远方的潮汛；鸭颈的弧线圆润自然，整座山伏在海岸线上，仿佛潮水再涨三寸，便要划开碧波悠然游去。山不算高，满坡绿树密密覆盖，青翠润泽，像鸭子的羽毛被海风细细梳过。

可我的目光落在了鸭身后部。那里向内凹进去一大块，裸露出一大片崖壁，灰黄色岩石寸草不生，在满山青翠间显得突兀，像一只丰腴的鸭子身上被啄去一撮羽毛。崖壁上嵌着大大小小的椭圆石头，黄褐色、圆滚滚的，远远看去竟真像一只只鸭蛋依偎在鸭腹之下，安安静静，仿佛还在等着母鸭回来暖着。

我沿着碎石小路往上走。到了崖壁跟前，才看清那些石头，大者如拳，小者如鸽卵，疏疏密密嵌在崖面里，仿佛这山当真在产蛋，产到一半被按下了暂停键，就此定格了千万年。

老书记老李把一颗黄褐色石头递给我，掌心虽粗糙，石头却光滑得出奇。我轻轻一抠，最外层石衣应声脱落，毫不费力，像剥一个煮熟的鸭蛋一样。石衣约一厘米厚，内侧光滑，能看见细细的纤维纹理，一层又一层叠得整齐，像是谁用极细的笔耐心描上去的。我又剥了一层，还是如此。那手感很奇怪，不是石头该有的坚硬和冰冷，而是一种温润的、层层剥离的顺从，像是这石头在时间里慢慢变软了，等着一双手来打开它，等着把藏了很久的东西交付出去。手指间那种绵密的触感，让人几乎忘了自己剥的是石头，倒像在拆一封写了千年的信。

老李说，早年鸭山上的石蛋比现在多得多。临海的地方有过上千公斤重的巨蛋，圆滚滚卧在滩涂边，潮涨时半浸在水里，远远望去真以为是鸭子刚产下的蛋。后来消息传出去，来瞧稀奇的人一拨接一拨。有家耐火材料厂曾来山上开采，把石蛋现场粉碎做耐火原料。村民跟去一看，发现被打碎的石蛋内部像蛋清、像蛋黄，一层层结构分明，颜色由外而内由深变浅。村民们硬是拦下了开采，可崖壁已被削去一大片，留下的石蛋最大的也不过三四个拳头大小了。我问以前那些巨蛋可还留着什么痕迹，老李摇摇头，说粉的粉、碎的碎，什么都没剩下。他说这话时目光落在远处，空空的。

我蹲在崖壁前一颗颗看那些石蛋，它们嵌在灰黄岩层里，像一窝被时间遗忘了的蛋，等着什么来孵化，却永远孵不出来。我伸手又剥了一颗，石衣落进掌心，薄薄的、凉凉的，像一片干透的花瓣。一层剥完还有一层，每一层纹理都不同，可每一层都薄得均匀、贴得服帖，像是被一只手仔仔细细裹上去的，裹了一层又一层，裹了不知多少年。我忽然想，这些石蛋里究竟包着什么？一层层剥下去，会不会剥出一颗心？山的心，或是西沪港的心？那心是软的还是硬的？是凉的还是温的？

地质学上这叫“球状风化”，石灰岩在漫长岁月里被风雨剥蚀形成这种形态。可科学解释了一件事，却解释不了另一件事：为什么偏偏是这座形如鸭子的山上，生出这些可以一层层剥开的石蛋？为什么传说是仙鸭拉下的两堆屎变成了山，而山又在产蛋？像是一个闭环的谜，绕来绕去又绕回了原点。

小胡即将到鸭屿村工作。她年轻，手指也轻，剥起石蛋来一定比我利索。她会在每一层里看见不同的景，看见风的纹理、雨的年轮、时间的指纹。她会慢慢明白，一个叫鸭屿的地方，不仅有仙鸭传说、竹编手艺、走书调子，还有这一窝石头里的秘密。它们等了数千年，等的就是一双愿意轻轻“剥”开它们的手。

社址/宁波市宁东路901号 广告部电话/87348429 发行咨询电话/87685669 87682340 宁报集团职业道德投诉/87654321 定价/每月30元 零售/每份1元 邮发代号/31—84
印刷/宁波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/宁波市江北区通宁路520弄209号 法律顾问/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、胡力明律师 地址/宁波市高新区扬帆路999弄研发园B区1幢8楼 电话/87298700